湖南益陽與大通湖考察記*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大通湖位於洞庭湖的西部，西接南縣的青樹嘴鎮，南抵沅江市北大膳鎮、陽羅鎮、四季紅鎮和千山紅鎮，北界南縣明山頭鎮。大通湖原是洞庭湖的一部份，大約在光緒年間，由於泥土淤積，形成洞庭湖內的一個內湖。大通湖現時是洞庭湖區內最大的湖泊之一。

2011年6月8日至12日，筆者到湖南大通湖考察。筆者的考察路線是先到益陽市、再到沅江市、陽羅洲鎮，然後到河壩鎮。這是筆者首次到大通湖考察，目的是希望親身了解大通湖的地理環境，並對照文獻上的記載，從而進一步探討大通湖與其周邊地區的歷史。

從益陽到河壩鎮，可以看到廟宇在地方社會角色逐漸減退，廟宇不再是維繫地方社會和貿易的重要體制，讓人有從傳統社會走進現代化建設的城鎮的感覺。另一方面，從洞庭湖的邊緣地區走進其地理核心的地區，也讓人有從城鎮走進農村的感覺。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便會奇怪，爲何從湖面開墾出來的新土地，現在並沒有留下漁業經濟或漁民的文化和生活的痕跡。

一、益陽縣城的資江西路

益陽縣城的地理佈局與筆者曾到訪的湘潭十分相似。益城縣城位於資水北岸的東部，而縣城的西部、資水沿岸則爲商業中心，古稱「歧頭」。明朝萬曆年間縣城市街逐漸由縣城向西伸延至歧頭。當時，縣衙爲防禦匪患，在縣城西區資江沿岸依次築土堡，派兵駐城，「頭堡」、「二堡」、「三堡」自此產生，這些稱號仍見於清朝同治年間編修的《益陽縣志》。[1] 我們對明朝至清中葉時期歧頭的情況所知不多。同治《益陽縣志》云：「歧頭市，治西江岸，商賈輻輳。」[2] 說明清朝同治年間此地區的商業已經十分興盛。

當日，筆者沿著資江西路[3] 由西往東走，即由歧頭市故址走往縣城故址。資江西路沿岸以往有很多碼頭，最主要的是向家碼頭、石碼頭和大碼頭。筆者首先考察將軍廟，該廟位於資江西路永清街與將軍廟巷交界附近，[4] 門口的匾額寫上「將軍水府廟」，並列有倡修人和主修總投資人的名字。其下有另一塊匾額，寫有「益陽文物古蹟將軍大廟」，署名爲文物管理局。因此，看來此廟是在原址重修。將軍廟現已上鎖。從門縫望進去，內部十分凌亂和破舊，看來很久已沒有香客。根據居住在廟旁的女士說，倡修此廟宇的人已於一兩年前逝世，所以廟宇也修不下去。根據網上的資料，此廟建於何時已經無法考證，但有推斷是在道光年間。最初是供奉甘寧，到了咸豐年間，人們改爲供奉丁奉，而廟宇的名稱也由將軍廟改爲水府廟，但是人們仍習慣稱之爲將軍廟。[5] 筆者不知爲何此廟稱水府廟，邵陽縣城也有一所水府廟，爲當地最重要的廟宇，兩者或有某種關係，須作進一步的探討。同治《益陽縣志》記載：「沍溪口義渡，治西七里，北岸爲歧市將軍廟。嘉慶五年〔按：即1800年〕朱良輔、袁聖教、鄒先甲等倡置。」[6] 一方面證明將軍廟在同治朝已經存在，是當地一所重要的廟宇；另一方面則說明將軍廟可能是管理沍溪口義渡。

我們找了很久仍不知道向公碼頭在甚麼地方，有一老太太說，從石碼頭向西走就是向家碼頭。再往東走，便是位於石碼頭附近的玉蘭陂巷，巷內仍然保留了很多清代的建築物。

再住東走，便是魏公廟。魏公廟建造的時間也是無法考證，有指是明末清初。根據當地政府的網上資料，現時的魏公廟是在原址旁邊重建。[7] 魏公廟所供奉的是魏公。魏公的來歷有兩個傳說。傳說一：魏公是明朝末年一位木排客商，在

資江上游搶救一武岡〔筆者按：武岡縣現屬邵陽市〕遇險的船只，不幸淹死。船、排行業的人有感於魏公捨身搶險的精神，尊稱他爲魏公真人，並奉爲神靈，建廟供奉。[8] 傳說二：當地流傳魏公與祭師鬥法的故事，傳說指在將軍廟的各項儀式須要祭師主持，而在魏公廟拜祭則不須祭師。而魏公廟的由來是由於某次魏公放排經過益陽時，並沒有打算停下來把貨物出售，反而是企圖直運往漢口，於是當地商戶的祭帥便與魏公作法爭鬥，結果是魏公打敗了祭師，祭師化作污泥，但是，魏公也因爲本錢盡失，無法再前往漢口，結果留在益陽。日後，人們在益陽的堤岸發現一副白骨，由於種種異事，人們相信這就是魏公，於是蓋廟祭祀。正由於魏公打敗了祭師，所以在魏公廟舉行各項祭祀儀式皆不需要祭師。可以肯定的是魏公是木排行業的保護神。

魏公廟是當地著名廟宇，與將軍廟齊名。[9] 同治《益陽縣志》列出將軍廟、魏公廟、白馬廟和七公廟（後二廟將在下文談及）。筆者推斷在同治年間上述四廟的規模大致是不相伯仲的。據筆者考察所見，現時魏公廟的規模比將軍廟更大，將軍廟是一所兩進的建築物，而魏公廟是一所狹長的三進建築物，廟內放置了很多不同的神像和佛像，前進放置數個神像，中進供奉十八羅漢，而後進是大雄寶殿。從各種資料來推斷，在同治朝後，魏公廟的規模和地位凌駕了將軍廟，而其香客以船戶和排工居多。魏公廟位於大碼頭與三堡之間，而1934年的益陽工商業調查所記載的竹木業皆位於三堡，足證魏公廟所在地是竹木業的中心。[11]

大碼頭位於三益路的南部，此地商業在民國和解放後曾經盛極一時，然而今天筆者所見到只是寧靜的社區。筆者在大碼頭的東部找到了白馬廟。[12] 白馬廟在同治《益陽縣志》已有記載。現址現爲佛寺，筆者不知道此廟是否在原址重建，其門口的匾額題爲「乙酉年腊月釋懷清創建」。建築物看來頗簇新，因此應是修建於2005年（爲乙酉年）。再往東走，在福星街找到了七公廟。廟宇現址爲一所單層的民居，屋內分爲三部份，左偏廂爲廚房，中間爲神壇，而右偏廂爲睡房。廟內的老太太與我們談了很久，但是由於不懂其方言，很多內容皆只是一知半解，她一再強調七公廟一直就在現址廟內，廟前就是七公碼頭。從放置在廟門口的一塊名爲「七公廟妙善堂」的木匾的記載，七公廟原址位於現在的七公廟小學，建於清康熙年間，由旅居益陽的江蘇和江西商人所建造，廟分三進，第一進爲戲台，第二進爲大殿，供奉耿世安神像，耿世安爲宋神宗末年人，在軍中呼爲「七公」，三進供奉韋馱和觀音。七公廟在1929年被改爲育英小學校，抗戰時被炸毀。立此木匾的是「中興」該廟的釋心悟，該木匾強調七公廟現址爲鵝羊湖旁。[13] 此木匾的目的是要提醒遊人，七公廟的原址不在這裏，而在鵝羊湖旁有另一所規模更大的七公廟，此顯示有不同的人在爭奪七公廟的正統地位。而七公廟所在的位置，顯示康熙年間江蘇和江西商人曾經活躍於大碼頭一帶。至於爲何清代興建的七公廟會供奉宋代的人物，暫時無從稽考，有可能是江蘇商人從淮安把七公信仰帶來此地。[14]

二、益陽縣城的廟宇與商人

之後，筆者前往東門五一東路的城隍廟。無論網上的資料，或是廟門口的介紹，皆指此廟始建於洪武二年（1369），清代同治七年（1868）重修，1929年改爲學校，解放後改爲工廠，該廟大部份建築皆被拆毀，只餘下大殿一部份，1994年重建。[15] 但是筆者卻在大殿的門口的左邊牆上找到了一塊立於乾隆年間的「重修城隍祠堂宇碑」（見下文），從其所在的位置，顯然是從別處移放至現址。此碑記載該廟重修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之前。捐款者以商幫爲單位，而捐款商幫只有福建、豫章、江蘇、安徽和江寧，此顯示了在乾隆年間上述的商幫是當地主要的商業經營者。

重修城隍祠堂宇碑

益廨北偏為城隍□〔廟〕其神福祐□□□□□□□□□孟春來攝邑篆展謁入祠祠地邃且行凡□廡□□□

□垣墉之□□然完整惟堂宇就圮將覆□是愧□□□□□□□□爾乎國家祀典所崇守土者以時修葺尚已爰率諸同寅各捐貲以新之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余甫下車而亟亟于神亦以神故庇吾民者以致之神者而致之民興役興于季春之念日竣于仲夏之八月都人士請勒于因就其興作之歲月以書之時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季夏月之中沅三日燕山李裕文題

益陽縣知縣李裕文捐銀二百兩

益陽縣知縣趙希濬捐銀四十兩

益陽縣知縣楊方大捐銀五兩

益陽縣縣丞董光益捐銀三十兩

益陽縣縣丞官寶

益陽縣縣典史盛廉捐銀二十兩

福建省捐錢五十四千文

豫章省捐錢五十千文

江蘇捐錢三十千文

安徽捐錢十千文

江寧捐錢十千文

首事　謝漧捐銀十兩　李雲田捐銀十五兩　龍光朝捐銀六兩五錢　李□□捐銀五兩
孫榮岱捐銀十六兩　田資探捐銀五兩五錢　周省佩捐銀十兩

同會　龔占鰲捐銀十兩　何中季捐銀三兩三錢
羅履福捐銀七兩　萬岐鳳捐銀三兩二錢

督修　楊仕魁捐銀十五兩
劉啟佑捐銀十五兩

在同治《益陽縣志》中記載了楊方大和盛廉的名字，其職位皆與碑文所述的相同，楊方大任期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77-1782），而盛廉任期則由乾隆三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71-1789）。但是，不知何故，縣志中並沒有李裕文和趙希濬的名字。[16]

上述江蘇和福建省商人的經營地點在那裏？同治《益陽縣志》記載：「江南市，治南江岸，俗呼小街尾。」[17] 可能這地就是上述江蘇等五個商幫主要經營的地方。同治《益陽縣志》所記載〈廢居行〉一詩云：「資水之南小街尾，撲地廛開十餘里，明季衰微賊蠭起，幸免催殘實無幾……。」[18] 看來在明末之時，小街尾曾經是當地最繁盛的商業區。明末清初曾一度衰落，到了乾隆年間情況是怎樣仍須考證。

這樣，情況變得複雜了。各資料顯示，當地有兩個商業區，一個在東面的江南市，是上述江蘇等五個商幫經營的地方，另一則在西面的歧頭市，而歧頭市的規模不在江南市之下。兩地的商人並沒有共同祭祀的神靈，看來也並沒有共同參與的祭祀活動，乾隆年間重修城隍廟時，寶慶（即湖南邵陽）等商人並沒捐款資助，可以理解爲他們與當地官府的關係並不密切。

爲何益陽縣城會有兩個商業區，各自的商品有何不同？筆者推測這可能與當地的水文因素有關。歧頭市上游就是關瀨灘，灘中有青龍洲，而劉公灘則在「治東一里。」[19] 換言之，益陽縣城上下游皆有險灘。而歧頭市之將軍廟前就是沍溪口義渡。同治《益陽縣志》記載：「明安化李鑑沍帆落詩：清溪多曲折，日夜遶山流，往往經過者，收帆暫艤舟。明邑人羅允衡詩：舟從江上來，帆向溪中落，自緣灘石危，不是風波惡。」[20] 說明關瀨灘灘石十分危險，船隻經過必定小心翼翼，落帆行駛，因此在經過關瀨灘便停船靠岸，導致歧頭市的商業興盛。而從洞庭湖運貨上來的船隻，經過劉公灘後，或在劉公灘前便停船卸下貨物，因而形成了兩個商業區。

但爲何益陽的貿易一直以竹木業爲主？資水

經過邵陽後，流經雪峰山山區，水流湍急，沿途佈滿險灘，不利船隻行駛，放排反而是比較可行的貿易。由於地理和水文的關係，益陽一直以竹木爲主要對外貿易商品。[21] 同治《益陽縣志》有下述的記載：「龍亭侯祠在治西中歧市。龍亭侯者漢和帝時蔡敬仲名臣也，創始造紙……資陽紙商雲集。乾隆年間，長寶兩郡士商醵費取釐置歧市二堡老岸吳姓屋基建祠祀侯。前後五進，爲戲樓、爲拜庭、爲神座、爲客館、爲飯堂。圍牆前抵官街……。」[23] 這顯示寶慶和長沙等商人曾在乾隆年間在歧頭市的中部修築一所龍亭侯祠，其規模很大，具有會館的性質。龍亭侯祠的主神是蔡倫，是紙業的行業神。[24] 同治《益陽縣志》對各廟宇的記載以龍亭侯祠著墨最多，而詳細的描述，顯示龍亭侯祠的規模爲最大。到了嘉慶年間，邵陽人發明了毛板船。所謂毛板船是從山上砍來松木或杉木，請解板匠解成板，做成尖頭平底毛板船，船板並沒有上桐油。船裝上煤碳後，沿河順流而下進入資江，再遠走益陽、武漢，到達目的地後，煤賣給加工作坊或有錢人家作燃料，毛板船再拆開作木料售賣。[22] 這種新的運輸方法，可能對當地的商業和商人產生很大的影響。到了近代，人們談及「九宮十八廟」時已沒有龍亭侯祠的名字，顯示龍亭侯祠已經沒落。筆者據此推測自同治年間開始，由於毛板船的運輸方式興起，導致一批新商幫的出現，他們以魏公廟作爲祭祀的中心，擺脫了以往以龍亭侯祠爲中心的商人，因此，魏公廟的地位逐漸凌駕其他廟宇之上。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假設，仍有待深入的研究。

筆者從城隍廟往南走，到了河堤旁邊，在南門口諸葛井巷旁發現在一所大房子的旁邊有一所很小的土地神壇，內有男女神像各一，而有一紅紙寫上：「便民倉土祇」。據同治《益陽縣志》記載，便民倉原址在碧津渡南，後遷往常樂街，嘉慶十一年（1806）重修。[25] 筆者不知道便民倉的詳細歷史，但是此地是益陽發展較早的地區，文昌閣位於此土地神壇以西約100米，現只僅餘前廳作爲劇院；諸葛井則是當地著名的古蹟，現只留下數處疑似的遺址。[26] 經歷民國時期的拆卸城牆、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火，解放後的各項運動，以及現時的高速城市化發展，益陽縣城所在的地區已面目全非，此土地神壇能夠保留至今引起筆者頗大的感慨。

三、沅江與陽羅洲

第二天筆者前往沅江市，考察了景星寺、魁星樓、洞庭閣和琼湖書院。景星寺位於市內下琼湖北岸，修建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大雄寶殿。魁星樓俗稱八角樓，建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爲三層高建築物，位於沅江市區東邊的沿河路，再往前走便是洞庭湖，此建築物已列入市重點保護單位，但是建築物已上鎖，並被貼滿了不同的廣告，看來所謂保護只是紙面上的工夫。洞庭閣建於1998年。由於1996年的長江大水災，當地飽受水患之苦，於是政府修築堤岸以防洪，並在1998年堤岸建成之時在其上修建了洞庭閣。筆者到訪琼湖書院時，該建築物已上鎖，無法進入。沅江市給筆者的感覺是由於與洞庭湖湖水毗鄰，此城鎮一直備受洞庭湖湖水威脅。

第三天筆者往陽羅洲鎮。據陽羅洲鎮政府的網頁介紹，陽羅洲鎮位於沅江市城東北61公里處，是洞庭湖洲沖積土形成的洲鎮之一，也是沅江市五個老建制鎮之一。清末，泥沙淤結成洲，該洲土上居住陽姓和羅姓兩家，漁獵營生，故此洲俗稱爲陽羅洲。光緒年間，圍墾築垸，成爲集鎮，1909年始建制爲鎮。2005年把原七子浹鄉和原陽羅洲鎮合併爲新的陽羅洲鎮。全鎮總面積98平方千米，耕地面積80,997畝，鎮建面積2.8平方千米。所轄35個行政村、3個商業漁場、1個社區，全鎮現共有50,550人，其中非農業人口2,680人。[27] 可見陽羅洲原址在光緒年間是洞庭湖內一處漁民聚居之處，但是，現在已成爲以農業經濟爲主的城鎮。

筆者在陽羅洲鎮府勝路的河邊，找到一所三仙廟，其正門的門額爲甘露寺，其內有一所三仙廟，三仙廟前的鐵製香爐鑄造於2009年。廟內的女士對我們頗有戒心，多次詢問我們從那裏來。據這位女士說，三仙廟原址不在這裏，是在數年前才搬到上址，但她一直沒法說出原址在那裏。在洞庭湖區中心的新淤積地區，廟宇甚少，而

洞庭湖周邊的地區，特別是數處河流入湖的交匯處，例如益陽縣城，則廟宇林立，成爲地理、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標記。

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在府勝路上陽羅劇院的告示，其內容爲：「陽羅劇院因年久失修，銅屋架生銹老化，檩木腐爛斷掉，時有掉瓦發生，危及人身安全，經市安委檢查鑒定，屬一處嚴重危房，應立即停止使用。現政府爲確保安全，採用紅磚砌封外牆門窗洞口，禁止任何人進去。爲此，在封閉前，請有居民同志自放在劇院內的貨架、櫈榡、網榡、家具、棺木等物件，一律在2011年6月4日前全部搬出劇院。6月5日將劇院大門用紅磚砌封，特此通告，請互相轉告。」（見圖二）可見居民已把劇院當作儲物中心，就連購備日後百年歸老時用的棺木，也放置在劇院內。筆者並沒有進入已成爲危樓的劇院查察這些棺木的情況。但這現象令筆者聯想到，城市如何提供公共空間及服務，讓城鎮居民處理死亡的事務，是了解城市或市鎮歷史的重要課題。

在前往河壩鎮時，途中經過四季紅鎮，摩托車司機表示此地是在農曆五月十五日舉行賽龍舟，每村派出一艘龍舟，比賽並沒有固定的終點和起點，來自不同鄉鎮的龍舟很多時候會因爭執出現打鬥，結果政府禁止再舉辦龍舟比賽。摩托車司機爲當地人，他也說不出當地有多少廟宇，我們乘車的地點與三仙廟只是一河之隔，但他似乎對於三仙廟並沒有甚麼印象。

四、河壩鎮與大通湖農場

從四季紅鎮往河壩鎮的路上，有一半的路途是沿著大通湖往東走，摩托車司機不斷介紹沿途所種植的農作物和養殖的水產，但他並沒有談及稻米。他一再指出此地並沒有水災，即使是在1996年各地出現水災之時，此地仍不受影響。從他的言談間，可見他一直不視大通湖爲洞庭湖的一部份。從陽羅洲鎮到河壩鎮約須時三十分鐘至四十分鐘。

河壩鎮現在已爲數萬人的鄉鎮。根據大通湖政府的網頁介紹，清光緒年間，此地屬常德府安鄉縣。1913年南縣建制後，大通湖沿湖堤垸及湖場荒洲分別隸屬南縣、沅江、湘陰、華容和岳陽等縣。[28] 在1940年代，河壩鎮現址只是一片灘地，有居民數十人，開設有南雜、烟酒和屠行等店鋪。1950年圍墾大通湖，在此築壩，因連接三才垸和吉星垸，故取名爲三吉河壩，及後演變爲地名，名爲河壩。[29]

可見，河壩鎮的出現與1949年後政府積極圍墾大通湖，把湖面塡平爲農場的政策息息相關。1950年，大通湖蓄洪墾殖管理處成立，以原省孤兒院座落於安仁垸的房屋大院爲駐地，並接收原孤兒院在三千弓（今河口鄉安福村）的公產荒洲一萬畝從事墾殖。省政府頒佈的《大通湖蓄洪墾殖區管理條例》，劃定了大通湖的邊界，西至南縣之永康垸、泰安垸，東抵湘陰之野貓咀，南至沅江市寶三垸、普豐垸，北至南縣之天合垸、附和障一線五垸，湖面共約327平方公里，合49萬畝；舊垸洲土湖荒灘共約140平方公里，合21萬畝；總計約467平方公里，合70萬畝。1957年大通湖農場圍挽北洲子，1958年設北洲子分場。是年種福垸（民和垸）劃歸沅江縣管理，成立千山紅人民公社，並兼收原屬南縣河口鄉管轄的利厚、利貞兩垸。及後千山紅農場加上增福、有成、玉成、善慶等垸和沅江縣屬慶成鄉皆併入大通湖農場。1962年，大通湖農場劃分爲大通湖、北洲子、金盆三個農場。2000年，成立大通湖管理區，管轄範圍包括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紅等四大農場，各農場改建爲鎮（其中大通湖農場改稱河壩鎮，其餘三場以原農場名爲鎮名），以及沙堡洲辦事處（轄大通湖漁場）和南灣湖辦事處（轄南灣湖農場）。[30] 原爲大通湖農場的河壩鎮，現爲大通湖區區管委所在地，是大通湖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區面積2.2平方公里，城區人口2.4萬人。[31] 河壩鎮發展甚速，除了在河壩鎮街道外圍的堤岸外，仍有很多河灘低地，在河壩鎮的街道看不出此地曾是一片汪洋或曾是漁民聚居的地方的痕跡。可能是由於行程忽忙，筆者在河壩鎮上找不到任何廟宇。

五、後記

筆者曾考察益縣和沅江的博物館，雖然兩所

博物館的規模相差甚遠，但是細小的沅江博物館所收藏的文物顯然較益陽博物館的藏品更豐富，而所展示的歷史時空更爲悠久，或者這可以說明，沅江的歷史沉澱比益陽更爲厚實。沅江位於洞庭湖南岸，而益陽則位於資水入湖之地，陽羅洲鎮及河壩鎮等則是洞庭湖中開墾出來的新陸地，這幾個地方的比較可以讓我們更加明白洞庭湖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與發展。益陽的重要性是由於其是資水貨物進入洞庭湖之前的一個重要轉運樞紐，故當地資水岸邊碼頭林立，廟宇眾多，當中以祈求水運平安的廟宇香火尤爲興盛。相反，沅江的歷史與洞庭湖的水運明顯扯不上重大的關係，沅江因爲洞庭湖湖面日漸向南淤積而飽受水淹之威脅。

註釋

* 本次考察獲得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支持，特此感謝。

1 根據益陽市資陽區益陽古城保護與開發建設指揮部編的〈古城益陽〉。網址爲http://www.hnziyang.gov.cn/yygc/gckx.aspx。

2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卷3，頁15。

3 此路應是在1942年所修築由將軍廟至學門口的麻石街。見益陽市志編纂委員會編，《益陽市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15。

4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51：「將軍廟在治西上歧市」。

5 笻竹，〈關羽單刀赴會之處究竟在哪裏？（下）——益陽十景之「關瀨驚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0d87e010006e6.html）。老子漢，〈將軍廟、水府廟與武廟的故事〉（http://www.xuje.com/dcg2/y35/index.html）。甘寧爲三國時期東吳的大將，曾在益陽與關羽隔資水對峙。宋代時，甘寧被封爲神祇，到南宋時更加封「昭毅武惠遣愛靈顯王」。丁奉也是三國時期東吳的大將，曾是甘寧的下屬。

6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4，頁16。

7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51：「魏公廟在治西上歧市」。益陽市資陽區益陽古城保護與開發建設指揮部編，〈魏公廟〉（http://www.hnziyang.gov.cn/yygc/shownews.aspx?id=5631）。

8 益陽市資陽區益陽古城保護與開發建設指揮部編，〈魏公廟〉（http://www.hnziyang.gov.cn/yygc/shownews.aspx?id=5631）。

9 明清時期，益陽舊城區內廟宇眾多，俗有「九宮十八廟」之說。九宮即：五福宮、帝主宮、天后宮、藥王宮、福星宮、萬壽宮、紫雲宮、乾元宮及南嶽宮。十八廟即：關岳廟、玉皇廟、地母廟、師公廟、水府廟、魏公廟、白馬廟、財神廟、軒轅廟、七公廟、張飛廟、天符廟、城隍廟、明星池、神農廟、葛公廟、江神廟及聖廟。見益陽市志編纂委員會編，《益陽市志》，頁467。但是，根據老子漢統計，當地的廟宇不只此數，還包括有：二宮；龍亭宮、萬壽宮。二庵；准提庵、朝陽庵。三寺；廣法寺、白鹿寺、棲霞寺。四堂；慈善堂、樂善堂、同善堂、從善堂。六殿；財神殿、軒轅殿、魯班殿、螺祖殿、三聖殿、水星殿。二十五廟；關王廟、土地廟、將軍廟、魏公廟、馬王廟、白馬廟、牛王廟、七公廟、李公真人廟、靈公廟、昆侖廟、張飛廟、天符廟、楊泗廟、孔聖廟、潘之良廟、浮邱子廟、劉猛將軍廟、城隍廟、葛公廟、赫山廟、聖廟、江神廟、洞庭王爺廟。見老子漢，〈益陽的廟殿文化〉（http://www.xuje.com/dcg2/y45/index.html）。

10 〈益陽工商業調查〉，《工商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五號（1934），頁63-80。

11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51：「白馬廟在治西中歧市」。

12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51：「七公廟在治西中歧市」。

13 鵝羊湖位於資江西路以北，修建大碼頭時同時修築了三益路連接鵝羊湖與大碼碩。

14 《宋史》，列傳第二百一十三，忠義九：「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諜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眾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鏖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15 益陽市資陽區益陽古城保護與開發建設指揮部編，〈城隍廟〉（http://www.hnziyang.gov.cn/yygc/shownews.aspx?id=5621）。

16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12，頁48-49。

17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2，頁8-9。

18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3，頁15。

19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頁32。

20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3，頁12-16。

21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頁7：「貿易則穀米、竹木、紙筍之屬，本地所產，外客集焉……其餘諸貨，則皆蘇杭廣豫章諸省客商營運居奇。」

22 李曉容，〈《資水灘歌》與毛板船〉。見於婁底新聞網（http://www.ldnews.cn/meishanculture/meishanculture/201104/20110409170130_4.html）。該文是根據周少堯搜集整理的〈資水灘歌〉（發表於《梅山文萃》，2001年，第一期，頁47-73）。

23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63。

24 蔡倫，東漢人，發明造紙技術，被封爲龍亭侯。

25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3，頁12-13。

26 姚念楊等修，趙裴哲纂，《益陽縣志》，卷24，頁8-9：「諸葛井在城內東興賢街，世傳爲諸葛武侯所鑿。」此資料並記載在明星池巷曹氏宗祠內有一井，可能也是諸葛亮所開鑿。

27 沅江市陽羅洲鎮政府，〈陽鎮概況〉（http://yl.yuanjiang.gov.cn/type.asp?typeID=15）。

28 中共益陽市大通湖區委、益陽市大通湖區管理委員會，〈大通湖區建置沿革〉（http://www.datonghu.gov.cn/zjdth/dthjs/14282.html）。

29 《大通湖農場志》編纂委員會編，《大通湖農場志》（長沙：岳麓書社，1994），頁260。

30 中共益陽市大通湖區委、益陽市大通湖區管理委員會，〈大通湖區建置沿革〉（http://www.datonghu.gov.cn/zjdth/dthjs/14282.html）。

31 中國大通湖，〈河壩鎮〉（http://www.datonghu.gov.cn/dthdh/xzbsc/14279.htm）。

圖一、〈在城里圖說〉部份圖（取材自同治《益陽縣志》，卷首，頁32。）